

船山遺書

第卅五
函六冊

張子正蒙注

贈

船山遺書 子部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
上海太平洋書店重校刊

劉陽 李英侯 總勘
劉陽 張告吾 輯校
平江 李蘊平

自敘

何也？其
葉神葉術
境識生則患不得熟則患失之與其失之也寧不得此予所知而自懼者也五十以前不得者多矣五十以後未敢謂得一往每幾於失中間不無力爲槩括而槩括之難予自知之抑自提之

詩言志又曰詩以道性情賦亦詩之一也人苟有志死生以之性亦自定情不能不因時爾楚人之謂葉公子高一曰君胡胄一曰君胡不胄云胄云不胄皆情之至者也葉公子高處此殆有難言者甲寅以還不期身遇之或謂予胡胄或謂予胡不胄皆愛我者誰知予情予且不能自言況望知者哉

此十年中別有柳岸吟欲遇一峯白沙定山於流連駘宕中學詩幾四十年自應舍旃以求適於柳風桐月則與馬班顏謝了不相應固其所已彼體自張子壽感遇開之先朱文公遂大振金玉竊謂使彭澤能早知此當不僅爲彭澤矣阮步兵髣髴此意而自然別爲酒人故和阮和陶各如其量止於阮陶之邊際不能欺也庚申上巳湘西艸堂記

張子正蒙注目錄

卷一

太和篇 參兩篇

卷二

天道篇 神化篇

卷三

動物篇 誠明篇

卷四

大心篇 中正篇

卷五

至當篇 作者篇

卷六

三十篇 有德篇

卷七

有司篇 大易篇

卷八

樂器篇 王禘篇

卷九

乾稱篇上 乾稱篇下

宋史張子本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日，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其罪，還朝，卽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

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銘載乾稱篇首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鄆伯從祀孔子廟庭

序論

謂之正蒙者養蒙以聖功之正也聖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達者也或疑之曰古之大學造之以詩書禮樂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簡能之理而正蒙推極夫窮神知化達天德之蘊則疑與大學異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以是養蒙恐未能猝喻而益其疑則請釋之曰大學之教先王所以廣教天下而納之軌物使賢者卽以之上達而中人以之寡過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聖故堯舜之僅有禹皋陶湯之僅有伊尹萊朱文王之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則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强之以聖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正蒙者以獎大心者而使之希聖所由不得不異也抑古之爲士者秀而未離乎其樸下之無記誦詞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無權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蕩天理蔑彝倫而自矜獨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說以誘聰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獲神聖之心則但習於人倫物理之當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于東周而邪慝作矣故

夫子贊易而闡形而上之道以顯諸仁而藏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極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所由生大學之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備矣而必申之曰止於至善不知止至善則不定不靜不安而慮非所慮未有能得者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所志者知命耳順不踰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則雖聖人未有得之於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轂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獲於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曲吾道以證其邪故可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而自漢魏以降儒者無所不淫苟不挾其躍如之藏則志之搖搖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由不得不異也宋自周子出而始發明聖道之所由一出於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終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游謝之徒且歧出以趨於浮屠之蹊徑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爲始教而槩括學者於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爲雙峯勿軒諸儒逐跡躡影沈溺於訓詁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啟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爲刑戮之民爲閹賊之黨

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以啟之也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然而吉凶窮達之數於此於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爲善爲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下焉者何弗蕩棄彝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焉者則見爲寄生兩閒去來無準惡爲贅疣善亦弁髦生無所從而名義皆屬漚瀑兩滅無餘以求異於逐而不返之頑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爲無縛無礙之邪說終歸於無忌憚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晝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爲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爲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偷用其叢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

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覬聖功也嗚呼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學之興於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廣而一時之英才輻輳於其門張子數學於關中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而未由相爲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故道之誠然者不著貞邪相競而互爲畸勝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熺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貞勝者猶水之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爲浮屠作率獸食人之俚乎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之藏也聖功之牖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禮樂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治亂吉凶生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廣業者也張子之學無非易也卽無非詩之志書之事禮之節樂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論孟之要歸也

自朱子慮學者之驚遠而忘邇測微而遺顯其教門人也以易爲占筮之書而不使之學蓋亦矯枉之過幾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繼天立極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輅郭璞賈耽王遁奇禽之小技而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嗚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張子之功又豈非疏濬水之歧流引萬派而歸壚使斯人去昏墊而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繩墨也射者之彀率也雖力之未逮養之未熟見爲登天之難不可企及而志於是則可至焉不志於是未有能至者也養蒙以是爲聖功之所自定而邪說之淫蠱不足以亂之矣故曰正蒙也衡陽王夫之論

此書之始也... 卷之...

...

...

...

...

...

...

...

...

...

...

...

...

張子正蒙注卷一

衡陽王夫之譔

太和篇

此篇首明道之所自出物之所自生性之所自受而作聖之功下學之事必達於此而後不爲異端所惑蓋卽太極圖說之旨而發其所函之蘊也太和所謂道

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卽所謂太極也陰陽異撰而其絪縕於太虛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渾淪無閒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無不和既有形器之後其和不失故曰太和

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

涵如水中涵影之象中涵者其體是生者其用也輕者浮重者沈親上者升親下者降動而趨行者動動而赴止者靜皆陰陽和合之氣所必有之幾而成乎情之固然猶人之有性也絪縕太和未分之本然相盪其必然之理勢勝負因

其分數之多寡乘乎時位一盈一虛也勝則伸負則屈勝負屈伸衰王死生之成象其始則動之幾也此言天地人物消長死生自然之數皆太和必有之幾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

來謂始動而化之初究謂已成形體也幾微氣之初動易簡者唯陽健陰順而已廣大品物流形堅固體成而不易毀也乾坤有體則必生用而還成其體體靜而用動故曰靜極而動動極而靜動靜無端

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

太和本然之體未有知也未有能也易簡而已而其所涵之性有健有順故知於此起法於此效而大用行矣

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

太和之中有氣有神神者非他二氣清通之理也不可象者卽在象中陰與陽和氣與神和是謂太和人生而物感交氣逐於物役氣而遺神神爲使而迷其健順之性非其生之本然也

不如野馬網縕不足謂之太和

敵按野馬者天之神網縕者天之氣

此言體道者不於物感未交喜怒哀樂未倚之中合氣於神合神於性以健順五常之理融會於清通生其變化而有滯有息則不足以肖太和之本體而用亦不足以行矣

敵按清通者心之神變化者心之化

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

見實證之於心也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之謂也健順合而太和其幾必動氣以成形神以居理性固具足於神氣之中天地之生人物人之肖德於天地者唯此而已矣

不如此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待其已感因事而效能者才也智則灼見道體而知無不起法無不效矣

敵按知道

見如姒謂之智智不足而特才雖美如周公亦不足稱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